



评论

在双重风景中流连忘返

——读毕亮《没有长大的山》

■张家鸿

品读毕亮散文集《没有长大的山》，如同走进新疆伊犁，领略不只是一番风致的，简直可以说是眼花缭乱，美不胜收的风景。尽管，毕亮笔下的风景并不以繁复缤纷为特色。

从家到单位大概十里的路上，大概有四里路路旁有桑树，桑树多长得不高却枝繁叶茂，一棵如一把遮阳伞，桑葚成熟之季节，走在路上，伸手可摘，伸嘴亦可吃到。比往常早起太多，晨光中的草原，安静得可听见马群啃草的声音与乌鸦扇动翅膀的声音。远望，马群、羊群、油菜花群、各色野花群、乌鸦群尽收眼中。看着雨雪滴落在草木与草木之间，看一些河道在雨水里很快形成，过几日，又恢复成草原的样子。这些乃毕亮的日常，极具画面感，不是他特意为之，只是他顺势而为，可以说，这正是他的生活。

亦可以说，毕亮简直是在天地、山川、自然里过日子的。不是说别的人与这些空间无关，而是他在应酬世俗琐事之余，总能让自己的双脚迈入其中，身体沉入其中，让自己的心灵触摸其琐碎的点滴，一朵白云、一片蓝天、一片树叶，皆可如此轻易触

他的精神之弦，产生无尽回响。

从字面上看，毕亮的脚步是慢的。而后窥探其心境，可知是静的存在，不站在人群中心，只是自顾自地守着自己的心、走着自己的步伐。之所以如此，并非他身在西北的伊犁，而是心若远，即便身在闹市，亦不会被嘈杂、喧嚣淹没。

除却看日常风景，毕亮更看书的风景。于此，画面感依然明显，他品读梁实秋、张恨水、孙犁、谷林、贾平凹、冯骥才、孙郁等人著作，自得其乐、甘之如饴。如果说日常风景为多数人共有，那么书中风景几乎是他个人独享。进入书中，即忘却现实，遁入空寂与宁静。从伊犁回老家，于乌鲁木齐转车趁中午空闲去找同学，遇到一个摆地摊卖书的，买走一套十一本《从文家书》，火车上即读起来。前往南疆，来回十几天的漫长车程里，他在车中细读阿左林的《塞万提斯的未婚妻》，窗外是戈壁黄沙与黄土黑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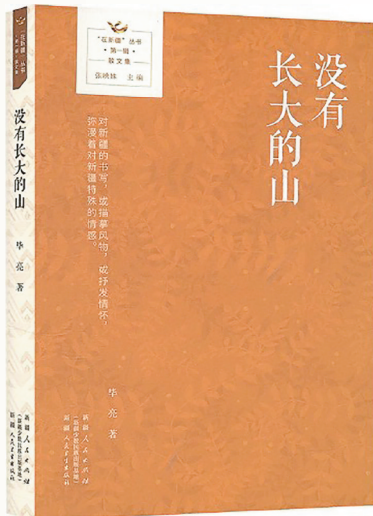
毕亮热爱风景，既爱眼中可见、人人习惯的风景，更爱一个个字、一组组词、一段段话内在交织融合而成的风景。前者，人人爱之；后者，多少人避而远之。毕亮所写的，何止是他的书时光，还是他的书生活。日日品味书香，何止其乐无穷，简直赛过神

仙。书香即仙境。在伊犁看花草树木，在伊犁读孙犁汪曾祺谷林孙郁，想想都是一件美好的事。

怎样的心态，便决定着怎样写文章，即写文章时是哪一种姿态。毕亮在《瞬间》中写道：“我写文章也不讲章法，惜乎心中无章法可讲，只能是像一只无头的苍蝇，撞到哪里算哪里。许多时候撞得头破血流，撞得遍体鳞伤，也不得一篇好文章。许多时候，撞得不痛不痒，也没有好文章。”何为不讲章法？即随性、随意、随意。可是，这何尝不是章法？我则以为，这无关乎水平，而是一种境界。水平，可通过修炼达至；境界，其神妙常存乎一心。

纵观整部散文集，毕亮笔触涉及之地有那拉提、昭苏、伊犁、夏塔峡谷、唐布拉草原、可克达拉市，我无意上网了解，诸多地理名词实际上的联系。草原与峡谷当然不同，一座城市与一个高原当然也不同，它们在我心中既是缤纷也是简单的存在。当然，它们是我眺望的彼岸，却是毕亮实实在在的此地与此景，是他写出这部集子实实在在的与空间，更是它散文创作不竭的源泉。

认识毕亮多年，读过他散文集多部，至今缘慳一面。微信偶尔往返，也从未语音，只是最多一句话、经常



几个字。读其书，想见其为人，是古往今来多数读者的心理习惯。读，会激发好奇心。不一定是崇拜，而是因读而生发的牵念。可是，有时候转念一想，不曾见过面，未曾听过声，不也是好事？可因此继续好奇下去，继续期待下去。那么，下一本散文集出来后，激荡出的兴奋会更加浓烈？

在《后记》中，毕亮写道：“屈指算来，到新疆已经整整二十年了。在伊犁的生活也超过了十六年。十六年来，伊犁的富饶和厚重，我还远远没有写出，这将是今后努力的方向。”对他来讲，《没有长大的山》正是客居伊犁十六年的适时总结，是回头看。还是向前看，总结完成正是启程钟声响起的最好时刻。如果要给此书取个副标题的话，那可以是——一卷伊犁。随着时光流逝，二卷与三卷很快会从遥远的新疆飞来。



悦读

用行走的思想抵达生命的辽阔

■朱宜尧

读万卷书、行万里路，都是认知生命的方式。有人说“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”，足见行走对认知的重要性。

当一个人遭遇生命的重创时，不妨出去走走。当你面对汹涌的河流、巍峨的山峰，或一朵野花、一只归鸟时，你会忽然懂得：生命从来不是单一的模样，更不可能一路坦途。生活中的困境与坎坷，不过是生命长河中的一道湾、山峦中的一段低谷。大自然以生生不息昭示：重创只会留有痕迹，却不会熄灭生命的微光。野花在贫瘠处依然开放，倦鸟在暮色中安然寻巢，人亦如此，终将在时光里找寻到属于自己的节奏，让生命丰盈生长。

行走不仅是“看见”“照见”，更隐藏着体验与思考。所见、所行、所思交织，让眼前的事物成为映照内心的独特镜面，赋予“行走”以思想的重量。

罗伟章的《大地让人类辽阔》，正是这样一部将行走、思考与生命深度融合的作品。作家笔下的“大地”不仅是自然的山川、田畴、草木、河流、飞瀑，更包含自然中的生命，以及故乡那块既失色又神奇的土地上的人事。当我们回望来路，那些遭遇，那些坎

坷，那些点点滴滴的甜蜜，都成了哺育生命的“大地”，像母亲的乳汁般滋养成长，化为生命的养分。

大地有别开生面的风貌，生命更有值得探索的深度与广阔。对生命的认知，包括对自身存在、情感、思维的探索，即“自我”，也延伸对他人的理解、与他人的联结，以及对世界的观察、互动与思考。所涵盖自然、社会、情感、关系等更广阔的维度。这二者共同构成完整的生命认知框架，这便是《大地让人类辽阔》的意义所在。

然而书中打动人心，是超越自然景观的另一种辽阔，是生命对生命的滋养与救赎。抛开自然辽阔给予内心的辽阔，我想谈谈生命意义带来的辽阔，即“生命给予生命的辽阔”。这一点可从罗伟章的两篇长篇散文《静默的辽阔与温柔》《记忆之书》中感知得到。

《静默的辽阔与温柔》书写猫“咪咪”的故事。作家以现实与记忆交织的笔法，铺展与咪咪从相识到成为家人的历程，字里行间的情感依恋与喜爱令人动容，甚至让人泪眼朦胧。生命本是大地最动人的细节，作家写猫对人的生活抚慰，实则是生命对生命的联结意义的延伸，生命间的相互影

响，增加了对苦难的理解、对脆弱的接纳，对平凡的珍视，行文无不透露出对生命哲学的终极思考，这正是咪咪让人怀念的缘由。

如果说猫的故事展现了生命间的温柔联结，那么《记忆之书》则揭示了生命在苦难中的另一种坚韧。这篇文章是关于作家对故乡的亲情文字，透着悲凉。母亲故去、家境贫穷，他遭遇亲人唾弃，妹妹被迫送人。读到此处，不禁想起前文中咪咪的孩子送人的揪心场景。作家在此隐去了汹涌的情感，可一只小猫尚且如此，何况是自己的亲妹妹？文字读来声泪俱下。生命的残忍与悲凉，或许正是大地给予人的一种历练，而这种历练正是成就之后那种辽阔的铺垫。罗伟章的语言质朴，于无声中藏着巨大力量，催人泪下，更含愤慨。说到“愤慨”，文中写道：幼年丧母的他，本能从姥姥处得到些许母爱，却遭舅舅破口大骂，只能和二姐哭着离开，“从那以后，我就多年没去”。一句话轻描淡写，道尽“亲情”在苦难面前的另一番模样。这不得不让我们思考亲情，思考苦难。所有的亲情，都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存活，没有了物质

基础，亲情也不复存在。

罗伟章将生命困苦后的状态归结成“辽阔”，让读者看到了优秀作家的生命格局，其文字蕴藏的力量令人动容。

从自然到生命，从苦难到辽阔，罗伟章用文字完成了一种精神的跋涉。我们应站在“苦难”之上，眺望奔涌的河流、漫山的野花，那就是生命赋予我们的精神！而辽阔，正是它的终极彰显。

读罗伟章的作品，会让人感受到自然、大地与生命赋予个体的辽阔，而非历经磨难后的愤世嫉俗与玩世不恭。



投稿邮箱: dnb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 0595-22500109